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七至一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南德謙

明文衡卷九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祭文

禡牙文 胡翰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淛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潔牲禡于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

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
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鉞端闈
總干東鄙列城效順羣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
赫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瞻
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内外日所出入儋其於
鑾圄不震讋肆于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
春酒既嘉潔牲孔腯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臨之尚
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

如漢如古有國登于至治報祀罔極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彞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不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鹿而在埜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參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

裒然而寶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雖注意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吾所謂富而不在乎禄之豐道德之究吾所謂貴而不在乎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間儆屋以憩貸田以耘非樵牧以為伍則猿鶴之同羣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塞坐書詩英俊在列笑談麈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帷交塵網庭暗

履綦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牆者何從仰其音徽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為之呵撝又況一紀必世乎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欷歔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垂者亦惟託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

而不湮者存矣吾黨噓唏又奚以為聊緝此言以侑一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仲申以為是乎以為非乎

為廖平章祭常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真主奔走禦侮目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見王於和陽之滸立談之閒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

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懦怯而相與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奬率六師灑掃九宇上以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令南征北伐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勲震今而耀古真可謂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欷而涕泗交

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淛江潮神文　　謝肅

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吞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雷湧霆轟馮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倏陰而陽與濤上下赫赫武肅稱吳越王躬潮使伏鐵倚若春二王攸止妖逌鬼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偕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七閩羣黎是綏百司是糾頑廉懦立風俗再造鎮鑄一方實在此行道出淛江駕以

艅艎惟神祐我濤波不驚蛟龍黿鼉滅跡潛形太虛空
闊山川清美長風送颿一日千里峩峩閩關不遠伊邇
省風問俗使節戾止賴神之休去險即夷一觴是奠神
其受之尚享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
鋤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受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
畧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壓滃滃兮而眯目兮燄炎

炎而漲天計剽殺為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緊穹蒼之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摽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疇啓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藴皇王之學鄙管樂之陋或枉兮謂伊吕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璿璣覘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欝予衷之耿耿兮含聖人其焉從應聘命以效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秘計不

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偽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横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斬黄與鄂嶽兮固風靡而無遺先聲讋兹兩浙兮復禽張而繋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惴其敢當闢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不庭而撫順兮不再鼔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

遨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憫惻帝曰卿其遄歸兮畀優游於祿食賜綵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隲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遽焉其云亡不慭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國兮況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芳藹於青史求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鯫生之多幸兮

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數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之是爇登齋牲于几俎兮崇清酤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凄其靈惝怳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告山川壇文　葉砥

維洪武年歲月朔日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南雄侯趙某今遣某官謹以潔牲醴幣昭告于山西閫境山

川之神曰惟靈秀氣所鍾流峙成質長養萬物潤澤羣生為利甚溥其功不細於赫厥靈實奠兹土風雨以時民物以阜災癘以消盜賊以弭山寧川謐是曰神職國之盛典報祀維時乃崇壇墠乃潔牲幣其或不然曷庸神為蠢兹殘冦烏合其衆𪄮聚巖崖如魑魅然屢勤王師迄無所獲急則獸奔緩則蜂聚擾吾赤子掠吾土毛為時害者獨在于斯堂堂天朝萬邦職貢東漸西被聲教旁敷云胡兹境稂莠弗除天子曰咨爾往視師載揚

我武必殲厥魁我臨我衆旣戒以誓用祭明神祈爾陰佑敢告

##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希古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于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怏然委命而不置乎慼欣此

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文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葢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濵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内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

下以惆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
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
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
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葢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
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
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噭噭哭于山
巓與水濆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
哀哉列泰華以為殽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

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酹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王原采文　　楊士奇

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紀允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峒川之藏既固且深遂致觴奠神乎其歆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黄淮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昭晰固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與我也道義交情終始無違茍不託之於觚翰曷以致夫感仰之私溎自筮仕以來五十年于兹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承乏職兼兩制僚友之中公尤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漆事之可否信若蓍龜逮夫鑾輿北狩青宮監國慎簡宮僚以勵翼惟我與公而相依畢體同心合轍並趨獻可替否一出于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劬晉錫便蕃光照

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迕豈料災禍之薦罹公方入對明廷旋復糧還故職我則拘幽圜土一滯十稔有奇常永惻惻之念屢餽藥食之資詢我音耗撫我癡兒綢繆懇悃久而不衰忽沾湛恩之汪濊聿起涸轍之枯魚復聮裾而接佩同振迅於亨衢何予孽之未殄遽攖患而遄歸莫致寸忱之報空馳尺素之書俄聞凶問欻然遠至使予拊膺躑躅北望而呼號沾衣被面灑涕淚之漣洏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必

耄期然而准獨為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冢嗣悖嚴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懷憤懣而莫追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簣之有虧幸遇皇上恢宏天地之大德眷念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賜璽書以慰釋其葢棺也隆贈卹以加恩公之哀榮始終亦可謂全矣復何言焉闗河邈悠緘辭致奠矯首文江豈勝瞻戀嗚呼哀哉尚饗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金幼孜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薦首
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實稱
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
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役
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為衂寇勢披猖惟
公秉義奮氣彌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為國有死
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于遐荒公死如
歸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穉行賜謚恩䘏有加

命子以官鸞誥賁華予忝交游夙敦情好公既永逝益增悲悼有殽載俎有酒盈樽一觴致奠靈爽如存

祭吳司業文　　楊溥

嗚呼吾友其亡矣夫知吾友者重為古道惜也古之學者守道不貳世或雜以異端吾友非周孔之道未嘗形諸語言古人慎於交際世或以辭色取合於須臾吾友非道同德合黙黙自如人惟矯矜恥於服善去道為益遠吾友人告之過則引咎自責不假乎強勉古人以直

道為心世或務智術矯致物情吾友之待人則惟其誠人皆知古人為可師惟其溺於利欲或不免於文離吾友視之雲霄羽毛江漢流澌故其發跡翰苑師表成均而四海交游六館之士皆擬於古人也使人皆吾友則無愧蔦天唐虞三代惟人不吾友而後彼此町畦始終芥蔕予與吾友託交三十年道義之篤曾不以夷險而變遷予昔南歸謁公於久别之餘篝燈夜語曾不足以盡區區及予北往承途之便知吾友之遽亡雖萬千艱

難亦當一見嗚呼吾友亡矣予何能淑言不盡情望風而哭

祭柱國平江恭襄侯陳公文　　周忱

嗚呼公之器量超出乎衆人之表公之忠義深結乎主上之知受三朝之眷倚提十萬之雄師涉川航海智勇並施内則足倉儲於天府外則耀聲威於邊陲晚居東楚兼任保釐冀兵民之緝睦務鎮静而撫綏况乎笑談尊俎淹貫書詩當吐辭而發論咸卓絶而瑰奇此又縉

紳君子之所同仰豈獨介胄之士愛戴而歸依恍未學
無似德菲位卑辱忘年而託契常與進而不遺每轇轕
於議論必更僕而移時謂之知己胸臆匪凡人之可窺
轉般有法公欲與我規畫而同為海運有錄公欲屬我
編次而序之事未及就言猶在耳别僅兩月而公奄及
於大期嗚呼是可哀也已會通之河漕運攸資曰堪曰
閘曰堰曰堤後千百世覩公之蹟者雖庸人孺子亦將
感慨而懐思矧我同事得失相規一旦永訣安得不灑

涕而歔欷公之為國臨絶不衰遺表所奏公爾忘私進
爵錫謚天恩疊摧公有令子克紹靡違去歲此月陪公
北駛天子有詔同趨丹墀今我復往公不可追艤舟淮
浦瞻望靈帷爰感今而念昔致薄奠而陳辭公兮不昧
鑒我傷悲

祭岐男文　　錢溥

嗚呼自吾之使交南也汝與弟嶧皆力疾迎至于揚州
比歸自交南也而嶧已死矣吾既哭之而來京汝復送

至于揚州見汝體羸氣弱不宜以即遠遂留汝就醫于東吳豈期别踰半載而汝亦死矣嗚呼痛哉向吾同使事者四人或鍾瘴癘之疾或慜使命之宜皆悒悒不自安而吾獨少此二患豈天欲奪吾二子而俾之以苟全邪抑吾實不德而致天之殃吾後邪不然何間關萬里之險勞苦一載之餘而吾二子之禍不一免也嗚呼痛哉初汝以兄治家有弟尚幼故獨從侍於我者久每歲時稱壽坐我夫婦于堂上具觴豆率妻女升勸盡驩而

退衣冠楚楚然眉目皎皎然爲可愛嗚呼今復得有是乎吾每朝退汝必升堂致問暮則祗候于門或稟命而出應時以歸氣象雍雍然言論欵欵然爲可喜嗚呼今尚得見是乎汝年十四五即能詩綴文往往出諸長者右卿士大夫見之慮有少年高科之不幸豈十載四舉皆阻于病病日深學日篤尤冀脱晦而嚮明成大器于晚就去年哭汝弟猶曰汝在也而今又哭汝矣嗚呼尚復誰可望乎言念及此痛裂于心則天下之痛尚孰有

甚于我哉汝於丙子冬生一子啓定而天繼而生二女以兄之子啓賓為之後二女則取赴京來教養之以待成不知汝禀此明秀之質懷此抑鬱之志而精靈所在復念爾父母兄弟乎念爾妻女乎化為祥雲列星而上燭乎抑殞之於地者為金玉乎為仙芝靈草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吾今寢不成寐言莫能文遣家人告汝兄以葬期復書此以祭汝汝能假之于夢寐以告我乎嗚呼痛乎哀哉尚饗

翰林院祭李文達公文　　劉定之

公生中土河嶽降英魁鄉對廷際于聖明宣廟擢材英皇授職遂由宰屬荐陞華級諸部乃佐黄閣乃居天順返正日贊訏謨公之事主有始有卒裕陵復土甫終遏密公亦往矣龍髯追攀乘彼白雲仙馭乃祭公之事親封以孤保父子横玉以至于老既送考終遽從九原忠孝克終其曷如焉天子念公贈謚葬蔭朝行惜公弔賻哭臨矧僚與屬永訣顯幽陳辭靈几以侑醪羞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古人為難能而謂令世之易得邪是宜朝廷倚之為輔鄉薦紳視以為矜式也而謐小子雖夙厪山斗之仰且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摳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

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邪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兹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懐昔徒㥦九原之長憶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諸學宫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跽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尚饗

明文衡卷九十七

明文衡卷九十八

明　程敏政　編

字說

李都尉字辭　　宋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于太師李韓公之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

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勲厚德之人出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賛治化成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蕭酇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

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宇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
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元老運籌建畧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
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胙以大國丹書金劵俾首百
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裔四裔既安
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焕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
師之子天子之甥際此風雲依被日月侃侃都尉不自

旂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蹕蹕公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況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弘訓敬以承祺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師之勖山崇川長敬哉敬哉勿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啓迹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之隆冠于當世褒寵之澤流于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啓神祚于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為帳前總制親

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為
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
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勳亦啓封
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
下榮之誠獨篤好問學能為詩章以嘗受學于予間來
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
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

虎之姿大劒良弓指揮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驥萬里僨于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脩有子克承以弘厥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艱難能上則大君下有衆庶苟弗以誠曷克宅位惟誠之德貫通于天何感弗應何嚮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瘝況我伊人不誠其可矧爾世臣爵禄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

僻爲謬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惟擇其善惟忠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而弗爲蹈之匪艱服以悠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爲臣之良以之立身爲邦之光匪光于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

既上南宮未試皇上名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
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
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
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饍羞酒漿每當
食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璡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
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須蓋不一而足近又
使璡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上說謂近臣
曰文華堂諸生如璡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

之重如此璉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余因序璉遭
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
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珠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
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
明禋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見以言語
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
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

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求矣豸冠巍峩廼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諸行塗足不留跡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為鋪豆難充籩規模畁狹世則病癘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

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

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彭士隼冠字祝辭　　　梁寅

彭聲之先生之令子曰準於其冠也賓友字之曰士隼余謂先生以名賢之裔負大雅之望有子既冠家學克傳士之志願無大於是無先於是余託好有執友之義乃為之祝辭以朂之曰

維月之令維日之吉頍然首服宜莊宜一棄乃幼志服

厥嚴戒爲賢爲能稽古毋怠惟前脩是追惟舊業是繼隼之性稱猛厲進於善在勇決隼之姿誇精悍忌闇怯貴明斷隼之揚務捷速審翔止慎搏逐嗟予善爲人子服勞無弛善爲人弟敬長匪懈善爲人臣惟忠惟勤善爲人少徐行而後敬遵爾過庭之聞夫是之謂成人之道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

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乃衡所待以平者

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得以為輕也輕者不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廢也娶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

附武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
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
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
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
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事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
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刻者也其何以極
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
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

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議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趙彦殊字序　　方希古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

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
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
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
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
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茍同乎今也聖賢吾同
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不得無
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
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君

子以同而異其謂是邪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茍同而不知異茍同而不知異智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世

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茍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茍異生之所宜為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非君子之事也

同年劉君易字序　　曾鶴齡

父名友字古之道也字弗當於義弗諧於韻友之過也知其過而不與之正則吾徒之過與嚮者之友均矣一日公退之暇修撰尹君鳳岐陳君叔剛孫君曰恭主事

洪君宗器坐予家閲文字中有謂禮部主事劉球求樂者尹君笑曰求樂之樂當讀爲音樂之樂乎抑盖者三樂之樂乎樂而不淫之樂乎將安所適從予曰吾樂之樂耳尹君又奮袂箕踞曰名既謂球則球何求於樂樂當求球是於義弗當矣且三聲皆可讀是於韻弗諧矣不爲易之何待陳洪二君相顧曰試商之易之當何以以洛孫君孫君退遜久之乃曰球音屬石石之精華者爲玉故或以玉代石鄒孟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

事是也今九成之樂奏於天廷而以玉振之具有顯徵宜易以廷振庶與其名相成焉尹君曰然坐客皆曰然明日以言於館閣遽有應聲者曰劉君年幾知命矣亦丈人行矣惡用易為已而衆共籌之皆曰人生上壽百歳計劉君未及其半誠易之則後進起敬於稱謂之際為日甚長何可因循哉易有之不遠復无祇悔易之為宜以告劉君君曰竊懼未稱耳誠以見呼敢不唯唯予退復思之劉君策上第列職春官又舉入經筵兼太史

所歴皆禮樂之地泮球之廷振而何夫豈吾徒得顧望之而然邪從而易焉則天下之士不謂吾徒為諛因序而請劉君易之謂凡相稱謂者悉之

蹇義宜之名字說　　周宗傳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上宴侍臣于奉天門臣宗傳與焉宴罷侍右時臣瑢適以内艱來聞且言曰臣蜀人祖蹇氏曾大父繼祖幼失怙恃鞠于外舅李遂姓焉臣幼蒙恩補郡學生時已復蹇姓今忝登科第仕列侍從而

籍猶蒙其姓非所以崇本枝而重所自出之意敢昧死以請上惻然憫之顧臣宗傳曰斯豈蹇叔之後乎惟蜀自昔多豪傑士朕當名之因御丹書義字賜之以易瑢名并錫楮幣五十緡復念瞿唐肆漲猝未易達俾乘傳而歸臣義頓首叩頭無任感激於是臣宗傳退與翰林臣顯臣福南及中書臣允恭字之曰宜之而臣宗傳復語之曰皇上懸爵賞以待天下士士之受賞者有以矣而宸翰之寵者無幾人今義躬承厚賞又重以御書錫名

而期待之至若此義雖憂歸可不日事策勵以圖報於他日乎天章爛然雲漢貽回義尚寶藏之思光紹前哲而有以遺後之人哉

楊導叔簡字序　王直

少傅西昌楊公冠其仲子導而字之曰叔簡予忝為賓則既以命之矣叔簡又請其義於予乃告之曰導者擇也簡者分别之謂學莫大於擇善顔子之所以為賢亦曰擇善而已謂之擇則固有所分别矣子之尊公以是

命子豈欲假借以稱道也哉其望子至矣夫人之生莫不有是善然不能純是善者氣禀拘之也是故君子必當審其所以發善者由之不善者改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然不能純乎理者物欲害之也是故君子必謹其所趨是者從之不是者違焉内擇諸心外擇諸事分别嚴而取舍正人倫日用之間必皆盡善斯可謂之君子而朋友者君子進善之資也蓋擇之或未精行之或未當非朋友匡正之益而欲不悖於道難矣然而有損

友焉逢迎附和以陷於邪僻不可不擇也予讀書以明善擇善以飭身又求益友自輔而不怠以止焉則子之為君子也誠無愧矣傳曰顔何人哉希之則是子必勉之叔簡拜曰先生之教是也敢不勉予嘉其志而願其成因書以為贈

李璋士欽冠記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予為賓予

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翰林王修譔大詔相予為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為儐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敢同者巾帽衣帶絛靴悉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時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也哉其祝辭始加曰維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甲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禄俾熾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于聖世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令固非正月

也朱子云賓或别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
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為邑瓚之柄臣從君事
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
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
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令則惟於敬天子謂之欽期璋
他日用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
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予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覲
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者庶果

能踐言矣豈不遂為先生之才子貽代之良臣哉

明文衡卷九十八

明文衡卷九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補鈌

抱琴聽泉圖

劉崧

吁嗟乎空山抱余琴以來歸兮吾將以彈山之窪兮石之湍我其聽之兮以寫猗蘭按金徽兮作復止風泠泠兮觸宮徵泉之流兮雲中漱鳴玉兮聲淙淙忽幽咽以

下愴兮匪絲匪桐啼秋猿之嫋嫋兮下南飛之雙鴻山中之人兮不可遇余徘徊兮中路九疑蔚兮隅烟霧我思南風兮噫其遲暮

代祀海瀆紀成樂章　岳正

迎神

金節晃兮繽繙翕翠華搖兮葳蕤舉驂沆瀣兮駕甸始屏翳驅兮豐隆馭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喜香苾兮茀兮景悽靡羌洋洋兮如誶語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鐘奏兮鏜鏜簫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璜羌煜煜兮爛盈箱黍稷芬兮有苾其芬簠簋飾兮厥文孔章肅玄端兮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萃鼻絶噫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越兮凝念慮答元功兮靡自媚脉明鑒兮嚮予意時雨暘兮醞和氣蓊穰穰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震雷迅兮神靡騖
乜㐫安兮端不傾犧尊圭瓚兮兩楹太羹玄酒湛且明
民與嘉貺國與禎千古萬古恒不攖神兮神兮予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安娛兮光耀燭宥災青兮降鳌禄
柄予奪兮揭禍福失恒道兮殃品物陵為波兮川為陸
稼不登兮人不育苦墊溺兮慉怨讟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膳膏芬兮酎酒醞罍尊彝俎羅縯紛明禋傑制全本文

既醉既飽神載忻嘉貺蕃釐乃爾分惕息受命如有聞

錫爾民人錫爾君八方維時百穀黄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孂吹笙兮鼉擊鼓長鯨清歌老蛟舞

河伯行酒御龍脯百神效順恩湛溥嘘為清風噀為雨

風雨維時澤下土神兮神兮樂何許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飆輪輾兮雲為衢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蹕道婢雨師

雹母舉燎驅封姨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為裂兮川為移

去矣直與玄冥期神不厭斁民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濟詩

降神

大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巔密岫兮實神所宮發為沇

兮注為滎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灌濟功千秋萬

歲兮報祀同

迎神

陰風颼颼寒景流神之來兮驂兩虬蠙珠結佩琅玕鏤湘靈作儐原胥儔先驅欲至妖氛收夔魖斂迹魍魎愁

禮神

招揺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在堂庶羞盈俎兮醍酒盈觴神兮神兮爾惟嘗玉帛煌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宮縞衣玄裳蟠兩龍元精耿兮貫白虹休徵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嚴百工爵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綵雲密幬流蘇數錦裀重匝鷫鸘鋪明靈妥兮懽且娛慰我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再獻兮誠已孚

終獻

馮蠵鼓舞忻且抃蜿蜒嬉遊隱復見羣靈百怪欻變幻

神載歆兮示昭鑒福我君兮壽無算爵終獻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降祥祉兮該九州導神和氣迎神庥

虎拜稽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神羞兮予爾訧

樂神

吹管兮鳴簫鼓鐘兮伐鼛都盧漫衍騰神鼉玄冥起舞

黔雷跳神載懽兮何所昭休嘉砰隱妖祥消

送神

膏鳳輦兮秣龍馬蜺旌羽蓋紛布野赭鞭鞭山山為赭金戈指天天亦擀九垓八埏忽上下雲飛飛兮神去也

李忠定公祠記　何潛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授徐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為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於廢迨我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書王文端公為之記成化戊子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同知王君琳通判劉

君貫遵承惟謹又訪其後之秀頴者進為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以稱德意既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生請以學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為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慫慂其成方課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不果庚寅之秋廵撫都憲滕公蒞兹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諸生諭郡守馮君孜封埴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即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

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祼奠妥侑如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為宜馮君謂兹盛舉不可無傳乃走書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純正負天下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為國家之安危其忠義誠切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雖庸人孺子猶能誦其勲名欲跂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王之文實在于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今人物如公者葢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蠭起使

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卒至偏安於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者所宜深戒覆轍之虞信任忠賢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不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公所為不以讒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以欲見於言也況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為可紀而廬佛舍不惑於異端因舊貫不費乎民力皆世之為政者所不能及也遂述具書之俾刻于石以示來者且以寓潛景慕

先哲之心

題孔氏所藏先世誥後　宋濂

宋制差則出勑除則給誥誥有奬勵之言而勑但書所授職事而已然誥則用綾其所識印章文臣則吏部武臣則兵部王公命婦則司封加勳則司勳及元豐官制行四選悉用吏部而兵部唯施之於藩官若差勑則書以白紙而用中書門下印印之今觀金部郎中孔毅父所受誥猶可以考見當時故事也然而多歴年所兵燹

屢更而子孫得以保守不墜其亦君子之澤也哉金部
九世孫善夫裝潢成卷求題於瀟瀟之所欲陳者雲林
先生危公已備筆之矣謾略著其說而附氏名于左方云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
之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
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
造之意然而未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

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丞楊文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偕余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即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皆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

其大如斗傍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隷字大視篆書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書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爵皆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且罕有知其處者況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

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蔌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

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

垣之石多為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葢山

之僧智儇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

履不出户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

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

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諠呼摩戛之聲不絶於耳揚乃

舉酒更酌而樂賓葢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

舍人錢塘王直太常博士豐城卞銈行人永豐袁賀王

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遂記之

贈汪翁仲魯得告還鄉序　　劉三吾

洪武十有九年三月朏上御奉天門勑中使傳宣名春坊贊善臣劉三吾司直郎臣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顧臣仲魯謂曰若知所以見名意乎對曰未之知也上曰昨日仲魯嘗以其老病故請告還婺源期秋載來朕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廼思之若等光陰有限言

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往往壽考矧若龎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執刺來見當戒門以絶不則書于東俾僮輩示之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里宜杜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

是可考終命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人愛人
以德適兹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節者也敢
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仲魯得請後謂其寅契三吾曰
吾與若親聆聖訓請子筆之于簡歸寘座右三吾承命
唯謹蓋聞古之臣子蒙予病告有矣未聞因告病遂許
之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欲全其晚節者也
惟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予以病告盍若俾
之遂歸而永享安榮與其許乞骸骨盍若俾全名節而

不為罔之生是皆臣子所欲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為貴而不知規以全其名節之尤為貴者幸哉仲魯一請告而兩得誠千載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閒零陵杜門謝客邑丞楊誠齋以弟子禮謁公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朝臣退閒待時官若此比今吾仲魯以近侍言歸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魯不必遠師魏公唯恪遵聖訓毋忘焉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職有利哉瓊署諸賢謂僕所書聖謨也宜識之首東能

言者各繼聲其後云

益陽重新州治記　　闕名

益陽為潭屬州西南接溪洞之境壬辰海內兵燹洞獠焚掠州邑人民散亡盜刼恒往來人且相食治所為丘墟瘡痍孑遺依山谷結聚以自保者十餘年逼歸于陳氏始有州官之設然民皆隷軍籍惟將帥命有司但徵其田賦之入而已甲辰陳氏戰敗以亡環荆湘之地悉歸于吳王洞獠皆順服市不易肆民不易業官復舊制

山壘隳察而軍民分咸相安於無事之域矣明年二月故
侯以徽名起金華來知州事下車之日邑井皆草萊緣
郛外數十里行無人煙侯名父老宣布國家威德撫綏
旋集旦夕不倦情惻可信孚挾楚弗加民從其令攜扶
襁褓以還邑里于茅乘屋簷宇相接顧瞻官署不可以
不治也乃身倡其民葺完政事堂題曰承宣因舊名也
又為後堂五間名曰端本昭鑒戒也前為門屋三間戒
石有亭軍需有庫賓幕吏廡以次完具務崇儉素不華

飾也凡為屋皆取舊廢宅材瓦為之故功為易就不過煩也墉築四周皷警晨夕更漏時刻無與踰也或曰州為五品官署出號令以作新人民非高麗不聳瞻如何侯曰然吾州民寡力竭如是亦足矣事省則民力寛況當耕耨之時其可久役乎然而民亦知侯矜恤乎已咸奔趨而忘其勞侯字宗元昔在盛年講習經史為文章應進士舉既而辟為浙東憲府掾在職三年聲譽以著又遂退處山林讀書談道義感懐作詩怡然康樂若無

意於利達者一旦起為益陽乘積年兵燹之餘散亡廢遺殘不可振未三月而政舉事集如此況乎休養生息漸靡以歲月靡急乎近功之來細利之規治化行而邦本固則何古之人不可及哉然則侯之才識足以有為可知矣州判舒君質直和遜篤力輔成不為矯異侯方與圖新廟學崇尚宣聖聖王之教以訓育其民事皆可書州治再新歲月不可以無述故要余為之記余不得辭

仁山書院記　　闕名

文江北流十五里故隋吉州治山水廻合洲渚碁布江中舟行東上五里東山吉陽峯挺立如植圭璧又如神人曳裾負劍而冠切雲也峯下有山方廣左斜鋭側立右横平如兩几望之布置相横縱畫宛然仁字也故名曰仁山其下劉氏世居其劉君惠庭本太史文節公族人也劉氏每廛建書院淑來學之志延至時和曾先生成己子貞二藍先生伯兄經綸先生相繼為學者師曾

先生以老病見退處杜門不復接人事成已去終學官
子貞為都御史其著述翰墨猶有存者讀之可為一記
嘗往視伯兄遇夏日方永列廣座長林中引澗水汩汩
道几席下秋月丹桂香十餘里冬時梅花盛開松上晴雪
吹墮罍罍閒或橫經論道煎茶賦詩取酒共酌不知日之
夕也暇則出左右臨眺仁山下三峯突起當山頂大石
林立五色錯雜每日初出霞相映或雨霽溼光相射槩
芙蓉也又多石龕向東南下半嶺寺樓殿基址相綿構

泉流出池清澈可愛竹子紫荆異花卉循山趾而北西為官道道邊椶樹覆山池上枝幹偃蹇葉茂如大羽蓋惠庭壘石為座其下賓客來樹下風四面來崇臺廣榭不與易也不幸惠庭捐館予兄弟皆出仕子齡亦為家事所累各慨嘆於風塵歲月之荏苒而仁山之勝固在也子齡來京師欣然請於予曰吾於先人書舍之前構屋數楹以為賓容之館左右為軒窻聚古今圖書以待來學者其前引泉為池雜植花卉錯間竹石以為燕休之

適而吾子亦知吾父子矣幸茲太平之暇君與胡君皆
早得謝事以休于家時復追思舊遊與後進之士講道
著書往來於此以淑其人亦庶無負於茲山先人之志可
少成於地下子齡或亦得聞其緒餘亦少償吾不孝之
罪亦吾子之所不棄也盍為記之且請扁揭於其楣與
胡君合辭而復之子齡曰吾志也扁之曰仁山書舍云
其後予復歸鄉與胡君光大數人者來遊復對床語達
旦不寐繼又從觧空寺步深林中東山絕頂由仁山以

歸時時與子齡約未嘗不欣然赴之也未幾而余去胡君又皆出而仕又數年於此矣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闕名

歐陽文忠公晚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令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恩禮頗不及唐然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禁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

歷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肯一朝居乎且公在政和間爲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熈寧補外矣猶紀録閱視眷眷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荆公方得政識者謂都俞之間有樂子無知之意葢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盡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翁事亦可怪哉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唐仲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

奔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潰亂勇者逞其力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具有成筭初非臨事擬議取驗於頃刻間也龍鳳二年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在行陣中驕驕以智力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筐篋贊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丞相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僉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之賜織金文綺一端令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品俾公往踐其任練日趨裝予偕龐眉父老并山澤之

夫提攜僂傴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別酒予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勗勷易於暴横公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曲當其罪由是軍中吐舌相戒不敢犯令公知晨門西南鄰盜壓境凡出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祓揭虔用祈嚮應民有不平侃侃控愬必假顔色盡攄底裏如夏税徵絲非其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廨修飭重建大成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

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彬掄才授職
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
而不治可乎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
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之克膺是
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日之雅
於其去也故不辭叙其端云

明文衡卷九十九

明文衡卷一百

明　程敏政　編

補缺

送程憲僉序　　唐　仲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骨失之矣合淝程公以儒起家初皇上龍興潛淵渡

河以宅帝位公用言者薦遂為中書省都事謇諤有骨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貸以自助擢為執法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褫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僉事明年行郡興安值干戈𢿙勷之秋與民更始不棘不阿不忍擿之以事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祠吏告老從容語曰學校之興書聲不聞虛文耳嗚呼劉項交戰魯猶絃歌不絶故曰曲阜聖人之教也况今紫陽即魯之曲阜也學校廢予

衿作豈無倚席不講之羞世之俗儒世之俗吏但欲華爾宫以規俎豆之地殆未知為教者可勝慨哉公字嘉貞瑰文傑句卓卓儒者也予序論古今遣使之道以為公漬亦欲上下之情通詩凡若干首於是唐仲推其意序之

送楊尚書序　　徐有貞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詔以禮部尚書楊公彦謐為南京刑部尚書行有日主事孫曰讓以其行為請予與公交

為忘形甚久又幸為同寅誼不可辭公明敏有才識時
務多幹局始以進士為主事為郎中為侍郎皆在刑部
所歴皆未久皆以軍功遷秩其進取固銳然於公之勞
勩實足以當之也比一二載閩福建寇作而江西為鄰
壤遂命公往保釐之卒用底寧用是名還陞禮部尚書
居歲餘有大臣言南京固根本地而六部都察院多缺
正員不足以鎮之上可其奏事下廷臣論薦而廷議謂
公在刑部久練習法比大司寇之缺非公不可遂聞于

上是以有今日之命也或曰朝廷方資公以典邦禮和神人治上下顧乃今輟此而置彼可乎予曰民協于中者司寇之職也而保障南京者朝廷付託之深意也苟徒以明刑為公之職業而遺付託之重是不知命公之意也公之是往其寄不既重矣乎其可不思所以副皇上之任使乎是為贈

故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墓誌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初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卒于家訃至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日其子中書舍人忠徹奏聞上為之哀悼賜鈔六百錠營葬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二十四日忠徹傳奉勅旨命臣廣孝撰先生墓誌臣謹奉命按賜進士出身吏部員外郎臣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昌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諱子誠者知臨安府兼大宗正司丞扈蹕至鄞遂家焉其孫鏞以進士死忠於德祐間

曾祖諱景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元文林郎翰林國史檢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故鄉閭以中直稱初衍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謂弟無繼兄之義白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為衍子俾得倫序不紊自號南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子四人曰珙曰珪曰瑛曰璟珙即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方不泛交於人安貧養志粹乎有道之士也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流百氏

之書靡不涉究然時與顧達遂游歷湖海間遇異僧別古崖於補怛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訣期先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語言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之以吉凶規之以忠義雖達官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豈以勢利能動其心哉聖朝啓運天下和平先生乃歸鄞城之西聿新其先業所居前後皆樹以柳扁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為柳莊先生洪武間上在

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既拜受即沐浴

戒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凝神佇

思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

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

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鐘實

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

即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

故里錫賚殊厚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

膺天籙嗣登大寶發政施仁萬幾之暇因感先生昔言之驗若左右劵無毫髮遺失於是敕遣内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上廵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有㫖召至行在先生即日就道東穀特念其衰老非霜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車而敦遣焉既入覲奬諭有加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復敕驛置歸其鄉恩至渥也及先生卒上賜鈔以營葬事遣中貴官祭于其家復敕臣撰

墓誌先生感荷聖恩始終榮顯自古所無有先生卒時
年七十有六先生平日篤于孝友天性然也親疾革則
焚香籲天減已之年以益親壽疾果差人以為孝感所
致暨失怙恃哀毀過禮先生時厄於貧窶衣衾棺槨為
之必竭其力由是禮無不備宗族之貧乏者恒嘗已用
以賑之弟妹之孤釐者咸推恩以撫之有嫁娶之不能
者出財力以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羣處妻子
也嚴而有禮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卹患難也救之

惟恐不及人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餘十年及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殁于逮者莫之能贖先生收厝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畧無顧忌趨避其忠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為歌詩與客燕飲酒酣擊缶仰天豪吟人以為康節先生也先生知命之終屬纊之日怡然如常溘爾而去故鄉閭父老及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夫士走哭奠祭者踵相接于道先生娶倪氏有婦德子男五人長忠救先卒次忠

敏淳而勤於家事次忠教遊藝校庠賫志而歿次忠徹性資頗悟善承家學由鴻臚寺序班陞尚寶司丞令調中書舍人嘗扈從北巡上尤寵厚也次忠斅又勤于學女一適慈溪士人潘惟聰孫男七人應驡應駺應驪應駒應騆應驥應駿孫女三人皆幼忠徹奔喪歸以是年三月二十四日扶柩至桃源楊山人陾葬于先隴之左嗚呼先生為人剛方中正學純行端綽有古君子之遺風於是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妙而致

然爾昔袁天綱父子事唐太宗名著方策以為希世之有今觀先生與其子忠徹際遇聖天子始終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綱父子可能跂及者哉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備詳茲不復繫銘曰

袁氏之系出于南昌世多聞人積德其滂臨安來鄞乃為故鄉鏞死于節德祐忠良文林學古器量恢弘挺生先生資性剛方不泛其交克紹厥芳涉究經史吟詠詩章縱逸弗羣雄豪是長不事其家遊歷海邦欻逢異僧

奇其目明因以授彼相人之方術日以精名日以張課
子畊讀號曰柳莊暨于昌朝際遇聖皇優寵異等官拜
太常子職中書橋梓揚揚既貴且富日覲清光高年賜
歸以壽以康豈期無疾終于蘭堂遣官置奠賜賚盈箱
子嗣孫承尚有餘慶葬于桃源先隴之傍勒文蒼堅終
古不忘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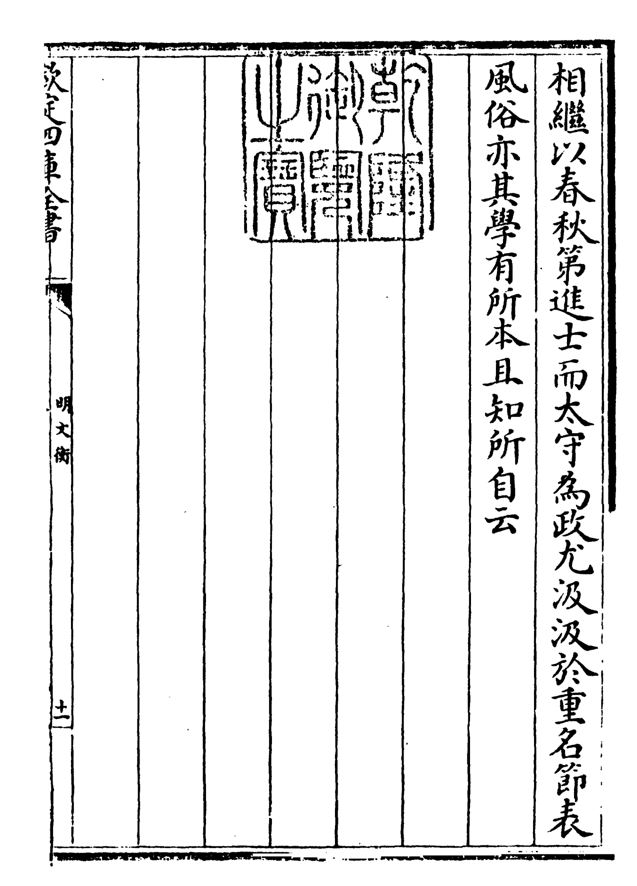
乾道中已祠先生于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卯縣尹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茆堂五峰四君子配焉祠之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推凜焉欲壓天順八年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

感乃捐己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資庀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滮以鮮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十月始事越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語余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為盛泝其淵源實自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為大儒遂啓新

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其平生著述皆有關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注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官庸非聖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已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

執經進講深見奬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
之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奥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
邪説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崇君抑臣之意尤惓惓焉
自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
渡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
其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説將崇信
是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
前不能超衆説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

也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絶開來學於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祠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為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脩業卓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憲副釪之兄父子兄弟



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
風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明文衡卷一百